

中国古代文学史

讲义

傅斯年 著

北大

乙



北大
大课堂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9.2/22

2009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傅斯年 著

北京
大学
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北大大课堂)

ISBN 978-7-301-14830-3

I. 中… II. 傅… III. 文学史—中国—古代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305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著作责任者: 傅斯年 著

策划组稿: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30-3/I·208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8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讲	拟目及说明	001
第二讲	叙语	011
第三讲	泛论	019
第四讲	史料论略	063
第五讲	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	079
第六讲	诗部类说	101
第七讲	最早的传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123
第八讲	楚辞余音	129
第九讲	贾谊	139
第十讲	儒林	149
第十一讲	五言诗之起源	191

>>>

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

泛 论

- 一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 二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 三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 四 文人的职业
- 五 文学的环境“全”的意义
- 六 文体之演化
- 七 文人的天才
- 八 工具的和艺术的
- 九 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
- 十 翻译
- 十一 史料论略
- 十二 泛论中国古代文学

第一篇 殷商遗文

- 一 汉文起原之一说
- 二 殷文书之直接材料
- 三 殷文书之间接材料

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学

- 一 殷周列国文化不是单元之揣想
- 二 西周的时代
- 三 周诰 金刻文附
- 四 泛论“诗”学 《周颂》附韶武说 《大雅》
- 五 《小雅》和《鲁颂》、《商颂》
- 六 三百篇之文辞
- 七 《周易》
- 八 何为“东周” 东周的分期
- 九 《周南》、《召南》和《国风》
- 十 “史” 断烂朝报的春秋观
- 十一 私家记言文的开始 《论语》
- 十二 《国语》 记事文的开始 附论《文侯之命》及《秦誓》
- 十三 不风不雅的诗体 由老子到荀赋
- 十四 子家与战国的时代
- 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论
- 十六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秦前文籍表及考证存疑

- 十七 《世本》、《战国策》问题 《竹书纪年》问题附
- 十八 方技书
- 十九 最早传疑文人 屈原、宋玉、景差
- 二十 著作之开端

第三篇 著作大成时代

- 一 论荀卿
- 二 秦皇与李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 三 论汉承秦绪
- 四 黄老刑名阴阳五行儒术之三角的相克相用
- 五 楚辞余音
- 六 上书和作赋
- 七 贾谊
- 八 汉赋体之大成
- 九 《吕览》之续《淮南子》
- 十 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中之地位 以东方朔、枚皋为例
- 十一 儒林
- 十二 汉武帝
- 十三 司马迁
- 十四 五言诗之起源
- 十五 汉乐府
- 十六 刘向
- 十七 扬雄

十八 所谓古文学

十九 泛论八代之衰

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

这样断代的办法，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才可不使人觉得太别致，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现在只能说几句简直的话。

这样断代的办法，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才可不使人觉得太别致，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现在只能说几句简直的话。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唐朝初年的文学只是隋朝，宋朝初年的文学只是唐季，西汉扬雄的古典主义和东汉近，反和西汉初世中世甚远；东汉的文章又和魏晋近，和西汉远。诸如这样，故我们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的时代。若不然者，不文的汉高祖，成了我们分别时代的界限，岂不支离？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为断代所据，我们也还免不了感觉秦之李斯实是战国人，战国之荀卿却实是在思想上为秦之开端者，即汉代初年吴梁诸王客依然是战国风气。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不能出于其外，而转到了政治之中。以这层意思为标准，则我们断代的宗旨如下所说。第一，以自殷商至西汉末为古代文学之正身，以八代为古代文学之殿军者，正因周汉八代是一线，虽新文学历代多有萌芽，而成正统大风气之新文学，至唐代方才见到滋长。例如从韵文一边说，七言诗，新乐府，绝句，词，曲，杂剧，传奇；从散文一边说，文言小说，俚言小说，以开宋之平话，明清之长篇小说者，又若纯在民间的文学，如流行的各种唱本弹词（这些里面尝有绝好的文章，惜未整理过，我们现在看去，觉得披沙拣金之苦）。乃至尚未著文的传说歌曲。或者我们将来得见的材料多了之后，也可以在八代中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远端绪。不过这些东西，除七言及新乐府以外，到底

在八代后才能大体滋衍，至少我们现在所得见到之材料如此。使近代文学成就得以异于古代者，是这些东西，不是八家的古文及其继续者，模拟八代的五言诗、西昆、西江、三杰、前后七子等等。因为学古文摹古诗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后劲；若新的端绪，新的生面，必用新体，必有异于古的感觉及理想，方才可以别开世代。我们既以这些色彩标别近世，则古代断代应在唐世。时间是自然的，断代是不自然的，所以不同世代的换移，尝经好几百年，才见得完全成就了。若果有人问我们断自何年，我们只好说无年可断。分别时期之时，还应标明时期不能分别之意。

至于以古代文学之盛，断自哀平王莽，而以其下之八代为“乱”者，乃因周秦西汉是古代文学的创作期，八代之正统文学则不然（此处所谓八代指东汉至隋，西汉不在内。苏子瞻称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者，正如此意也）。扬子云而前，中国只有文学，没有古文，虽述作并论，究未若东汉魏晋六朝之正统文学中典型观念之重。八代的东西若不是有自民间而上达的五言诗及乐府，和佛教的影响，恐怕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时候自己创造的东西；而骈文律诗，都是典型文学中（俗译古典文学）之极端趋势，翻新花样而已（骈文律诗之为典型文学，待后论）。骈文家之李申耆固认八代为周汉之流裔，而古文家自韩退之而后，都抹杀八代，八代之所以为八代，与其所以不为周汉者，正以它实自周秦盛汉出来，而不能凭空另起一线（五言诗等除外，但五言到晋宋以后，典型既成，与文同趋矣）。试看自扬子云开始，求整，用古，成为文学之当然风气。文章愈趋愈骈，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赋，唐四杰的文辞，差不多是一个直线。若长篇著作，也是愈后愈觉形式先于骨肉，在文风上都是向“文笔”之分一个作用上进化。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假如我们欢喜这个；也可说

是每况愈下,假如我们不欢喜。转看周秦西汉,头绪繁多,作体自由,并不见有限制自己的典型。以这个理由,八代但可为周汉之殿。

至于周秦西汉之中,又分“著作前”、“著作大成”两时期者,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官籍而外,记言而已,方技而已。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之引申,敷衍文辞者多,记录成事者少,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若诸子之文,前期但记言,至荀卿吕不韦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抽象成论(《史记》明谓荀吕等始作)。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人,“奚斯颂鲁”之说,既不尽可靠;《小雅》中又只有一篇标作者。楚辞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著作出来,文人出来,自然必是开新世纪的事。

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

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样分,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漫的事实,借一种分时期法,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视线形”(Perspective)而已。

第二讲

叙语

我们写文学史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加上些别的材料,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这样子的一个“点鬼簿”,不是不可以做的,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的。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依时排列,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不过,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做学问,不是修书。

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

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诸君假如仅仅细心地读完了一部书，如《诗经》，或《左传》，或《史记》，或一大家的诗，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又如把楚辞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自己会有有一种见解，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所以文学史之用，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恰恰反面，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不过，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工夫，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也常常免不了“鄙陋”，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乡下人气”。所见不广，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就要“坐井观天”了。讲文学史一科之意就是这样。

我们写文学史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加上些别的材料，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这样子的一个“点鬼簿”，不是不可以做的，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的。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依时排列，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不过，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做学问，不是修书。一时想到，作文学史